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七目錄

周

公羊傳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

癸未葬宋繆公隱公三年

紀侯大去其國莊公四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僖公三十一年

公子遂如齊納幣 文公二年

毛伯來求金 文公九年

世室屋壞 文公十三年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宣公元年

晉趙盾衛孫晃侵陳 宣公六年

冬葬許悼公 昭公十九年

西狩獲麟 哀公十四年

穀梁傳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桓公十四年

臧孫辰告糴于齊 莊公二十八年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諸侯盟于首戴 僖公五年

晉殺其大夫里克 僖公十年

初稅畝 宣公十五年

大饑 襄公二十四年

秋蒐于紅 昭公八年

御選古文淵鑒卷七目錄

大一統之語皆有關於名教蓋春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六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七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

公羊傳 公羊子名高齊人受春秋于子夏為經作傳故曰公羊傳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

之作尊天下以尊周室正月繫王示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之意

升庵楊愼曰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當時諸侯如蜂房蟻穴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託始

文王也（文王為周始受命之王故曰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平治也）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母俱媵也）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是時公子非一）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

於隱與

公穀文短調間用長句亦復逶迤有致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桓之母右媵故曰貴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以母秩次立也母以子貴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

癸未葬宋繆公隱公三年○繆公名和宣公力弟

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日謂書日支干不及時而日渴葬也禮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時言不及五月也渴猶急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慢薄不能以禮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解緩不能以時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得禮之正當時而日、

邵公何休曰死而讓開爭原也修法守正最計之要者

東發黃震曰公羊大居正之言可謂能執其義之要者

臣熙曰妙在迂處複處醇然高

危不得葬也以上皆泛論春秋書法繆公卒于八月以十二月葬當時矣而書日以有致國與夷之事恐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與夷宣公子後立為殤公女汝同言吾愛與夷則不止如汝而已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馮勃繆公二子名馮後立為莊公左師官名○馮音憑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所以遠絕之與夷復曰復報也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

古之邑

臣廷敬曰宣公之與弟為擇賢繆公之與姪為不背本皆情理之至若與夷之弑則莊公之罪耳於始讓者何尤

以吞滅為念則復讐為長亂之階以雪恥為心則復讐為大義之舉故公

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言欲使我反國于爾也吾立乎此攝也暫攝行君事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殤公與夷立十年華督弑之而迎馮于鄭而立之故君子大居正君子以守正為大言當適子居正不必違禮而讓庶宋之禍宣公為之也自宣公之讓其弟始也

紀侯大去其國莊公四年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據楚莊王亦賢滅蕭不為諱復

羊於襄公猶有取焉

伯厚王應麟曰九世猶可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儒者多以為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必報之讐何止百世哉

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亨煑而殺之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龜曰卜蓍曰筮分半也師喪亡其半寡人死之襄公答卜者之辭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先君謂哀公今君謂襄公言其恥同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雖百世號猶稱齊侯今紀

臣正治曰段九世之讐胡氏已斥其妄且襄公豈真念先世之讐者哉然公羊文自成一家

無罪（令紀侯也）此非怒與（怒遷怒也）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若如也猶曰得為如此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緣恩疾者可也（疾痛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僖公三十一年）

魯郊非禮孔子修春秋因卜郊而寓意諸儒論之詳矣惟公羊簡而盡

晦庵朱熹曰如四卜五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禮天子不卜郊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以魯郊非禮故卜爾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郊所以祭天諸侯祭土土謂社也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卜郊不吉則爲牲作𤣥衣纁裳使有司放之于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免

臣德宜曰郊與望皆非諸侯之祭故書稱望秩詩美懷柔為帝王之盛事也叔佐咦助曰郊後必望祭若不郊則不當望書猶非禮也

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如成公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乃免牛是養牲不敬謹致傷非禮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曷為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為膚按指為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大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文公二年

聖人緣人情而制禮非由外鑠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一語何等剴切

伯厚王應麟曰公羊此篇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為禮以為孝其害教最甚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据逆在四年三年之內不圖婚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据吉禘于莊公譏始不三年大事圖婚俱不三年大事猶從吉禘不復譏三年之恩疾矣疾痛非虛加之也非虛加責之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疾痛不忍娶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譏据孝子疾痛吉事皆不當為非獨娶也娶者大吉也合二姓之好傳之於無窮故為大吉非常吉也與大事異其為吉者主於已主於已身不如祭祀尚有

王者無求一語持論正大若穀梁所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非篤論也

康侯胡安國曰不稱使非特譏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

念先人之心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變者變慟哭泣也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為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況乃至于納幣成婚哉

毛伯來求金 文公九年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襄王崩頃王立新有三年喪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俱繼體其禮不得異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于

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

其封内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踰年稱公者民稱其上之辭三年稱子者君之自稱也稱子以明繼體所以繫民臣之心一年之内民亦不稱公者以一年不可有二君也然終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也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于封内三年稱子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

首魯公之魯而周公仍留治東都以繫天下之望公羊所謂欲天下之一乎周者是也何休註公羊以為嫌於周公之魯則恐天下迴心趨鄉之何其淺視乎成王周公也

和仲胡寧曰居處猶欲完葺況宗廟乎太室既壞必須便修而

世室屋壞 文公十三年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魯公周公子伯禽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少差異者所以尚尊周公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此成王始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為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

春秋不書意可知矣世室始封之祖廟新宮成公之禰宮御廩粢盛之所藏皆當務也時不亟則譏緩制不備則譏略故更造而不書雖用民力不可已也

臣鴻緒曰紀周魯牲盛之制可與禮經參考

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据廟異也周公用白牡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讓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用騂犅騂犅赤脊周牲也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魯祭周公何以為盛据牲異也周公盛盛者新穀魯公燾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羣公廩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簡忽久不以時修治至令壞敗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公室書月者知久不修當蒙上月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宣公元年

讀此傳知古君臣之間去就有禮春秋時不能盡然

幼清吳澂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逐之也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是衛是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古者刑不上大夫有罪放之而已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而有罪當誅亦三年不敢去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已練可以弁冕此說時衰政失非謂禮當然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閔子閔子騫以孝聞要絰而服事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要一遥反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即近也退而致仕

比事屬辭曲折盡致較左氏尤勝

水心葉適曰趙盾趙穿之事當時天下共知三傳所載無異蓋董狐特立此義與他史法不同

孔子蓋善之也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孫順不訕其君也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宣公六年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明義之所責不可辭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

舉世從之雖孔子不能易也

臣乾學曰敘事入情更勝左氏惟深明趙盾之無罪而後責備

夫皆内朝禮公族朝於内朝親親也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已設為諸大夫自稱也是樂而已矣以是為笑樂○樂音洛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自閨而出者宮門謂闈小者謂閨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怪而呼欲問之荷畚者不肯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恐君責己以視人欲以見就為解也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蹯掌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摮謂旁擊頭項○摮五羔反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

賢者之意益明春秋立法謹嚴之意亦愈出

臣英曰敘勇士及祁彌明桑下人三段情事如畫文家所謂寫生之筆也

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畚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天子為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愬所革反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趨而出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己意冀當覺悟故出靈公心怍焉怍慙貌慙盾知己之過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俯俛頭戶室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

臣士奇曰左氏案而後斷此篇斷而後案詳叙趙盾趨朝及免難始末殆立言之徵而顯者

焉是子之易也○易猶省也飧音孫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負君命也遂刎頸而死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衛已甚于重門擊析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仡然從乎趙盾而入○仡然壯勇貌仡魚乙反放乎堂下而立嬿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為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

以示我吾將觀焉授君劍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推殺之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躇猶超遽不暇次○躇丑略反以靈公有周狗周狗所指謂之獒犬四尺曰獒如意○獒五刀反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以足逆蹋曰踆絕其頷頷口也○頷戶感反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甲即上所道伏甲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欲趨疾走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猶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于子邪曰子某時所

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介甲也猶曰我晉君為誰興此甲兵豈不為盾乎子之乘矣何問吾名之乘即上車也猶曰子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我名乎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衆不悦以致見殺趙穿縁民衆不説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復大夫位也即所謂復國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而立成公黑臀不書者明以惡夷皐猶不書剽立

冬葬許悼公昭公十九年

聽止赦止見春秋筆削大公無私此與趙盾事遂爲晉錄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子弑也曷爲不成子弑據將而誅之止進藥而藥殺則止進藥而藥殺也時悼公病止進藥悼公飲藥而死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柰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失其消息多少之宜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止罪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愈父

章法之妙若斷若續忽合忽離

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后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西狩獲麟 哀公十四年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叔孫氏之車子曰鉏

元凱杜預曰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之所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

臣芟曰春秋絕筆於獲麟惟公

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往觀之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祝斷也 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 言我先人之所及聞也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 言人道浹王道備 君子曷為為春秋 君子謂孔子曷為今日始為春秋乎譏其大晚于諸典之后 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近猶切也 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 未知春秋果為撥亂反正而作與抑孔子樂堯

羊能觀其大説出夫子上接堯舜下俟後聖之旨甚分明是先儒絶識

伯夷叔齊之讓國求仁而得仁泰伯虞仲之讓國避地以與周君隱之讓

舜之道述示後世與以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孔子道合堯舜故得與堯舜相對為首末言堯舜逆知後世必有知已如孔子者則孔子豈不樂乎堯舜之知已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謂孔子所以作春秋者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永法故也

穀梁傳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故曰穀梁傳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謹君即位之始公何以不言即位

國則成惠公之邪心啓桓公之惡弑故曰小道也

勉齋黄榦曰左氏以隱之讓為賢公羊又創為立子以貴之說皆未為當惟穀梁以為春秋貴

據文公言即位成公志也成隱讓桓之志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言隱意不取為魯君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長桓幼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惠謂私惠信道而不信邪信與申同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終歸之於隱是以正道制邪心已探先君之邪

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乃為正論

臣叔元曰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大旨凜然議論較公羊為正

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師執事而卜日普戒令壬申乙亥相距四日不卜不

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隱為世子親受命於惠公為魯君已受之於天王矣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弟先於兄是廢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桓公十四年○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嘗祭宗廟

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未易災者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未嘗更易也此不敬之大者故志之可也

戒故穀梁子以為志不敬也

康侯胡安國曰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大不敬也

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内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及易而嘗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覬此見積貯備荒有國家者之急務國非其國君子譏之

原文劉敞曰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為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行○畜勅六反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我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艾牛蓋反

三傳無異同而穀梁敘事簡要文尤逕宕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二國以為塞邑）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晉大夫）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屈垂棘皆地名）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彼不借吾道

康侯胡安國曰夏陽邑爾其書滅何也夏陽虞虢之要邑猶秦之有潼關蜀之有劍閣皆國之門戶也潼劍不守則秦蜀破夏陽既舉而虞虢亡矣

臣建敬曰先虞後晉左以為賄

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虞大夫必不使君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明達之人言則僅舉綱領愚者不悟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

公羊以為首惡義與此同若所謂非國而曰滅重夏陽滅夏陽而虞虢舉則深得聖人之意

篇中以尊王為主亦反經行權之意

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諸侯盟于首戴僖公五年○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首戴左傳作首止衛地在睢州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前書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矣中間無他事而重舉諸侯故云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

武子范甯曰雖
非禮之正而合
當時之宜

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筆筆生動當時情事躍然在人耳目之間

仁山金履祥曰按惠公之殺里克前以掩奪國之嫌後以防重耳之入里克雖為社稷立賢之

晉殺其大夫里克僖公十年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荀息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殺奚齊卓子者欲以重耳為君重耳夷吾兄文公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亂謂殺申生而立其子○麗力池反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夫人

計惓惓於重耳孰若全申生以弭後患因優施一言之誘遂為中立之謀坐視申生之死于前而卒蹈弑逆之名于後惜哉

臣杜訥曰委婉曲折語語入情左氏雖深文老筆似猶遜此一

申生母

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子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子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

壽

臣岳頒曰里克為世子傅深明立嫡非義乃不强諫於獻公之前而僅迫世子以自明罪識難逭矣而卒自罹其禍非晉殺之

地賁（賁沸起也○扶粉反）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若此而入自明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慮驪姬又譖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刎脰而死（脰頸）

實克自殺也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先王之良法美意其謂之何是以傳者交譏焉

也○刎亡粉反脰音豆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初稅畝宣公十五年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共五口父母妻子也又受田十五畝以為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一夫一婦為耕百一十畝藉而不稅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餘二十畝家各二畝半為廬舍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

覩大侵之禮見先王畏天勤民實心實政

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其力古者公田為居八家共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按公羊傳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蓋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時宣公無恩信于民民不肯盡力于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

大饑襄公二十四年

五穀不升為大饑升成也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足貌○嗛去簟反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饉音近四穀不升謂

古與典贍可補周禮所未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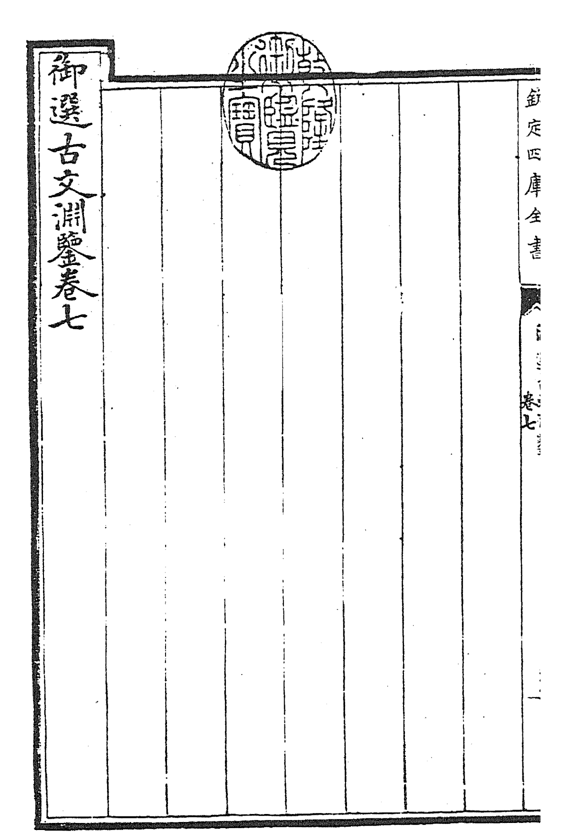
之康（康虛）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塗塗飾）弛侯廷道不除（弛廢也侯射侯也廢侯不燕射廷內道路不除廷道謂朝廷之道也）百官布而不制（官職修列不可闕廢不更有造作）鬼神禱而不祀（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此大侵之禮也

秋蒐于紅（昭公八年）

秋蒐于紅（紅魯地）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蘭香草也防為田之大限）置旃以為轅門（旃旌旗之名以車為營舉轅為門又建旃以表之）以葛覆質以為槷（質中門之木椹恐木椹傷馬足故以葛草覆之）

臣乾學曰貴仁義賤勇力而後可以得仁者之勇熊羆不二心之士非宋襄徐偃所得而竊假也

以為槷槷門中臬也○槷魚列反流旁握御轂者不得入流至也門之廣狹足以容車車之兩軸至門之兩旁尚空一握握四寸也轂挂礙也不善御者車挂礙于門則不使得入以恥其御拙也○轂古帝反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揜禽旅揜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小禽雖多天子取三十馬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庖射宮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為仁揖讓為義



御選古文淵鑒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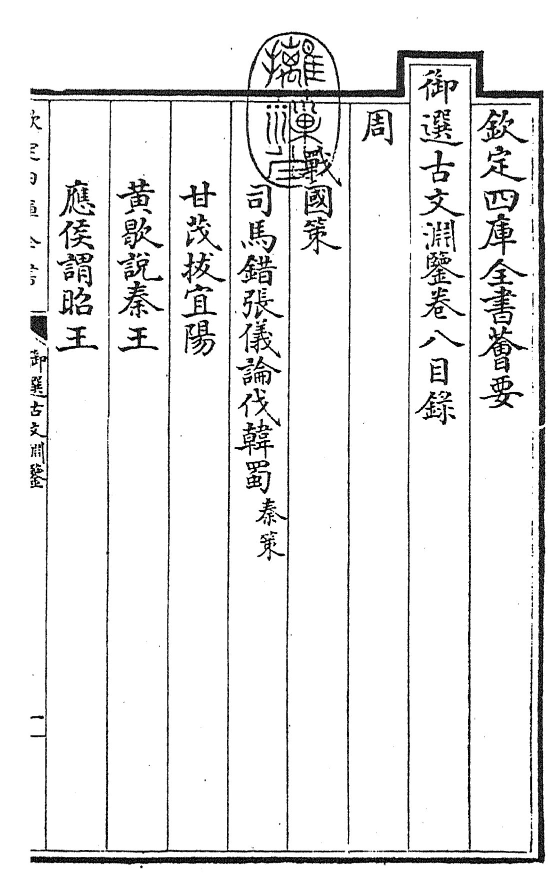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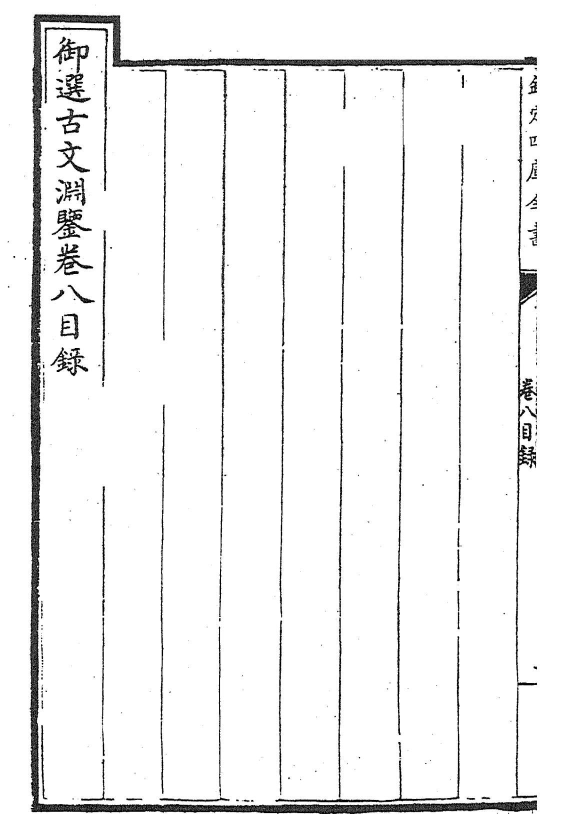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八目錄

周

戰國策


御選古文淵鑒卷八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

戰國策

春秋後七國分爭謂之戰國此書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劉向謂戰國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因定為戰國策

司馬錯張儀論伐韓蜀

秦策

戰國之時不復知有周天子矣錯獨曰刼天子惡名也大義凜然後世肅之存劉王猛之戒不伐晉亦同此意

臣正治曰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此何語耶司馬錯請伐蜀亦猶知有逆順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秦人張儀魏人仕秦為客卿說諸侯連橫事秦）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河洛伊）塞轘轅緱氏之口（轘轅在今鞏縣其阪有十二曲緱氏山名在今偃師縣）當屯留之道（屯留地名今潞安府縣）魏絕南陽（南陽秦地）楚臨南鄭（南鄭即新鄭）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在洛州宜陽今河南縣）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

臣廷敬曰巴蜀雖僻在西垂秦漢皆資之以成帝業得地不足爲利豈篤論乎張儀策士之雄何意有此一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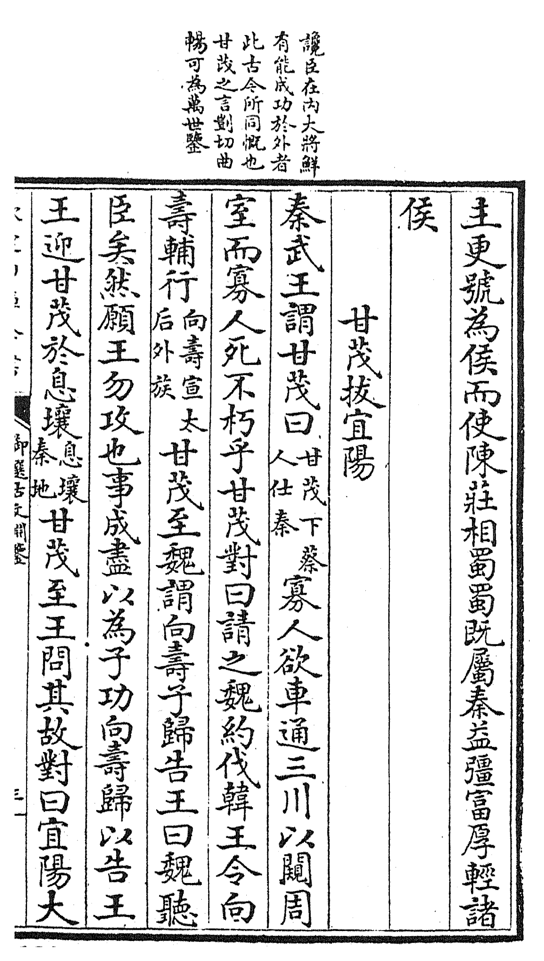
西淮李東陽曰張儀長於間諜不長於料戰司馬錯之策真善兵之術也

臣熙曰伐蜀之策筭勝計完秦

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

并天下得力於此立議甚閎見識甚遠戰國遊說之士皆不能及

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



讒臣在內大將鮮有能成功於外者此古今所同慨也甘茂之言剴切曲暢可為萬世鑒

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彊富厚輕諸侯

甘茂拔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甘茂下蔡人仕秦）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向壽宣太后外族）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地）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

縣也上黨今潞安長治縣南陽積之久矣二縣財賦歸之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今鄖陽竹山縣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惠文王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樗里疾秦惠王異母弟居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公孫衍魏人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

臣德宜曰良將立功於外如王濬見忌於賈充班超見沮於李邑非人主倚信之深不幾僨乃怨也朋一作修

昔者曾子處費今兗州費縣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音啻同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于息壤

事耶茂汲汲於息壤一盟其防樗里疾公孫衍之心甚於韓朋矣

當時策士往往嫁禍韓魏如黃歇之意在紓楚患耳迨韓魏既亡不三年楚亦滅矣所謂滅六國者六國也不信然耶文特雄辯

東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言在中也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黃歇說秦王

頃襄王二十年楚懷王子秦白起拔楚西陵白起郿人為秦將封武安君遂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歇楚相封春申君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

東發黃震曰觀春申君說秦昭王不伐楚而至莫若善楚可謂智能之士矣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鬭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至極）猶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置之物上）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陲）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時未爲帝曰帝者尊稱之也文王惠文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不與通也）以絕從親之要（要約也）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秦人守猶待也○橋音矯）成橋已北入燕（使燕入朝於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出言割地燕入秦必割地予秦秦使之出也）

身之胡三省曰山東合縱韓魏是其腰此篇極言山東諸國連縱之為秦害也

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大梁之門社一作杜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燕今衛輝胙城縣酸棗今開封延津縣虛桃人皆魏地楚燕之兵楚燕以求援者言之雲翔而不敢校雲翔散也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蒲在長垣蒲鄉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卷丘權反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仁地名平丘在今陳留縣西北小黃地名濟陽故城在今曹縣西南嬰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守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濮即衛之濮上磨地近濮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

臣英曰詞采絡繹奔會層折盡變有波洄雲擾之態

悍矣悍言可畏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肥猶厚誡史作地猶道也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彊一毀魏氏之威前勝魏有威矣今自挫毀不持守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之篇易曰狐濡其尾易未濟卦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榆次太原縣智伯敗于榆次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干隧吳地即夫差自

臣岳頌曰反覆辨難總歸到莫若善楚一語後來蠶食六國一

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沒猶到處）（溺○易音亦）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艾陵在兖州）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三江婁江東江松江也浦水濱也即干遂）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在榆次）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楚毀不能侵之故彊）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逺詩威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

一與其言合歟眞猰士之雄

臣廷敬曰爲秦計者必先服韓

獲之大雅巧言詩忖亦度也躍躍走也毚狡也言毚雖善走或時遇犬犬能得之人心難知或可忖度○躍以灼反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前後間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以慮患故卑辭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重猶累也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頤頷也首身分離暴骨草澤暴日乾也頭顱僵仆顱首骨僵僨仆倒也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係纍爲虜虜獲也鬼神狐祥無所食狐祥

魏然後可以窺兵於山東為六國計者必善韓魏然後秦有所顧忌而不敢輕發宋儒蘇轍論之詳矣而當時之策士往往嫁禍韓魏以自將其患所謂滅六國者六國也不信然耶

臣杜訥曰黃歇危言聳聽以冀

狐之為妖者一作狐傷無所食無人為之依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男為人臣女為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惡安也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陽作水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令鄧州之西多山林者是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

貽王之善楚謀國之心亦云苦矣何若親與國以挈之不待命於秦之為愈耶

儼山陸深曰當時齊最大又提出作一折最有輕重

國必悉應王齊趙韓魏也方言南攻故不及燕應言以兵從之蓋躡秦也秦楚之兵搆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留在沛縣方與銍胡陵皆地名碭蕭今徐州縣碭屬梁國餘屬沛故宋必盡七邑故皆宋地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泗水受濟水東入淮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負背也與抱反。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葆保同而詳事下吏詳讀

臣士奇曰縱橫之術皆合六國為謀春申説秦王善楚攻韓魏專為一國計也徒緩近憂未周遠慮其言雖足傾聽如脣亡齒寒何

臣鴻緒曰歇説秦伐韓魏與范雎遠交近攻之策略合然韓魏亡則禍亦中於楚矣歇見楚勢

曰佯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而注地於楚注猶屬言地廣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詘猶反詘命令于韓魏歸為帝之重于齊言齊韓魏皆强而齊尤甚也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言其服而請誅王襟以山東之險嚴障如襟帶以河曲之利圜繞如帶韓必為關中之侯比之侯吏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戰懼則然許鄢陵令開封州縣嬰城上蔡召陵屬汝寧府不往來也韓魏不通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

弱不得不為權時之計耳

先設兩喻正意只澹澹說過蓋前既危言切論至是知昭王之心已移故第借比喻之詞一申明其說使聽者

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一作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拱斂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西海至東海要絕天下也要謂中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齊楚持劫之也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應侯謂昭王

應侯謂昭王曰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應於陵反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地名神祠叢樹也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局戲也六著十二棊曰吾勝叢叢籍吾神三日以神靈借我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

諫然

臣鴻緒曰尊主抑臣乃范睢立說夫指然穰侯在秦有功非列國專政者比

叢投（投投瓊也）右手自為投（右彊而使欲自取勝）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負之如輿載物）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以爭持者衆）今秦國華陽用之（華陽君芊戎宣太后同父弟）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猶等也謂比國于瓢）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

臣正治曰秦之所不足者非威權旁落也應侯特以危言動主欲擅其國柄耳

大者危其國臣彊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食一斗二升至尉内史秦有郡縣有内史郡國官也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相國穰侯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扶猶持也言不顛仆其輔外布而治輔謂股肱之臣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令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彊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穰侯封國今兗州定陶縣國之幣

以趙之殘而難攻以韓魏楚之完而易取可見兵無常强亦無常弱而其機則在能懼與否而已

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内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謂太后華陽穰侯也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昭王既息民繕兵繕聚也復欲伐趙武安君曰白起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長平在上黨郡秦軍大

潁濱蘇轍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歎起以武夫困於游說之士使起勉强一行兵未必敗而死於死矣及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戍敗之

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於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

踦乃知邯鄲決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爲之流涕也趙充國征西羌守便宜不用辛武賢之策武賢怨之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嗚呼循道不阿自古難之歟

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竟陵在郢州長壽縣南）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伊闕屬弘農郡）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

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强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言所過城邑多也發梁焚舟以專民梁橋也此皆示以不還使民專於戰也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

闕之戰韓孫顧魏韓勢孤故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時韓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持不決戰也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

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令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慚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

怒因見武安君强起之曰君雖病强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俟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嚴猶威也孰若勝天

文甚諧麗動人却是千古不易之正論

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鄒忌諷齊王納諫 齊策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鄒忌為齊相封成侯昳昃也日昃則光映故以喻美麗也。昳徒結反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我孰與徐公美

臣德宜曰唐文皇有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鄒忌覽鏡自知而齊王下賞諫之令則又能以鄒忌為鏡者也

水心葉適曰鄒忌自知不如徐公美因此勸其君受諫開過古

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孰與孰同）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田齊桓公）子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

人君臣之相與言也以義理遠貪欲而治道立忌之言也以貪欲求義理而諫路開異矣豈治道義理固無往而不在耶雖然其與幾何

寥寥數語為歐陽朋黨論之所自出

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淳于髡一日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淳于髡齊之辯士宣王威王子王曰子

人以為賢為媿者可以袪其惑矣

臣廷敬曰髠滑稽之雄所薦士未必皆賢然其言甚切於理

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髠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睪黍梁父皆山名）則郄車而載耳（郄卻同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今髠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髠若挹水於河而取火于燧也髠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馮煖客孟嘗君

馮煖焚券為孟嘗結民志也若漢之文景時下蠲租之令其得民也大矣豈區區市義之足云

方山薛應旂曰古人陳詞隱約令人可思馮煖直云無好無能使非當時游士所及孟嘗固已心識之矣賤之以試之也

齊人有馮煖者（煖史記作驩）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名文靖郭君田嬰子封于薛孟嘗邑名在薛旁）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草菜也具饌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鋏劍把也）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列士傳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一本比門下之魚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

臣英曰敘馮煖奇敘孟嘗亦奇以照應為波瀾龍門列傳多本此

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劒揭舉也擔也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劒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叶工乎反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計筭會總會也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薛城在今滕縣馮煖署曰能署書也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

正傳吳師道曰馮公非真無能故孟嘗聞其署則曰客果有能也魏子予乘馮公焚券卒蒙其力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豈迂哉

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是謂國事本是作事一憒憒亂於憂而性懧愚也懧當作懦弱也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也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令矯命矯孟嘗之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

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廏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猶摩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説曰不一諾先生休矣休息也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齊王閔王也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遣其就國而為之辭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此權藉之說也聖人則以上順天道為權下合人心為藉王者有征無戰用此道也

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蘇子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又為之主衆所不與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率帥同猶長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

荆川唐順之曰是策不從揣摩捭闔中來直論天下形勢用兵虛實惓惓以戢兵為意縱軼駘蕩不詭於道奇士也

邪二劍名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劌利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音仙利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主車者傳驛遞也○去聲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求成衛八門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隳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愬於魏魏王武侯身被甲砥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鶩亂馳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地名墮中牟之郭中牟在相州湯陰縣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

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敗趙剛平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州屬河內出梁門軍舍林中究有林鄉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屬河東燒棘蒲敬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古棘蒲邑在趙州平棘縣隊黃城在魏州冠氏縣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言遂事兵弱而憎下

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强（不以兵為人挫强敵）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齊閔王十一年為楚合于秦遂與韓魏共伐楚十六年又合韓魏伐秦）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

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且夫强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人王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恃謀人以為利而致殃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主於後起藉權不以伐不義為急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强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塞猶違也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信猶恃也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賣猶欺也外不賣內不

反則稸積朽腐而不用幣帛蠧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財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强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春秋傳齊侯滅萊萊恃謀也陳蔡好詐莒恃謀而滅蔡恃晉而亡莒蔡皆恃遠忽近而亡此皆内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强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

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與猶恃也言與之相恃亦不皆亡在所處耳）有能按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微人不為主也）用兵而寄於義（言隱其用兵之真情而寄寓於義以為名）則霸天下可跼足而須也（跼不伸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質子○質去聲）不趨而疾眾事而不反（眾事猶共事）交割而不相憎（交言彼此割地）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

趨利也共事宜反覆交割地者宜相憎俱强者宜不相下令皆不然以其同憂趨利故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桓山在齊燕魯之間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屬鴈門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而為我役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有害於國而都縣之費也邑有宗廟之主曰都二千五百家為縣又周禮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殘費

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衆所聚有市井焉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宭之道也財用宭於道路中人禱祝國中之人為行者祈君翳釀翳猶隱也言釀於中以待飲至通都小縣置社戮不用命者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主事謂財賦警備之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共供同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華猶奢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

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鏁鋌絶 鏁刀鏁鋌一作弦 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 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於農故私家出之 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 理治也襜蔽遮矢石之具 舉衝櫓 衝戰陣車櫓高巢車 家雜總 全家并作 身屈穴中 謂穿地道 衆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朞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 朞朞年數數月 上倦於教士斷於兵 斷音短截也 故三下

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韓魏）而憂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屬潞州）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比相次也）此用兵之上節也（節猶等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閔王二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何也

不啬於戰攻之患也啬吝也不啬言好戰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終戰謂窮兵而守不可拔守城期於不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為善者保恃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故暴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審弓得便巧乃發中者則善人善之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

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的示人以難中故人爭欲貫之然則人如的者人所惡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素猶常也言兵常用雖強必弱則察相不事不從事於此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五兵刀劍矛戟矢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衡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

長者曠濶也日雖濶遠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言不用師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北敗也諸本皆作北似當從北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於前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也

宿留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趨言往應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惠王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强而拔邯鄲史記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西圍定陽屬上黨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秦王孝公也史尊稱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内盡堞中為戰具堞城上女牆竟為守備竟古境同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

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

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為柱衣）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往服於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

淋漓生動語語雋冷

臣士奇曰單能復齊七十餘城

席上者也按蘇子或作蘇秦或云蘇代史記稱蘇秦佯為得罪燕而亡走齊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敝齊而為燕蘇代繼之實祖秦之故智大事記云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啟之秦之啟宋也蘇代復止之代為燕反間驕其君勞其民而速其亡也此言藉權興時後起遠怨乃忠於謀齊者豈其言遂若牙與楯哉是不可知也是言在滅中山後取淮北滅宋侵三晉之前蓋閔王不聽此策以致敗歟

田單攻狄

田單將攻狄田單齊諸田疏屬封安平君高宛縣西北有狄故城往見魯仲子名連齊人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

至是狄人不下驕則生惰彼此異時仲連非戰國功名之士故持論侃直

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箕簸器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軍壁也枯丘地名也說苑作攻狄不能下壘于枯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蕢草器立則杖插插鍤同剌土器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亡之兆其日已久歸於何黨矣黨猶鄉也言無所歸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

文近於賦瑰麗可觀

有夜邑之奉說苑作夜掖西有菑上之虞黄金横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激昂也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鼓杖〇音孚狄人乃下

莊辛論幸臣楚策

莊辛謂楚襄王曰莊辛楚人莊王之後襄王即頃襄王也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輦從謂輦出則二人從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

儼山陸深曰此文乃策賦之流

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二十一年白起拔郢置南郡二十二年秦拔巫置黔中郡）襄王流揜於成陽（流奔走揜覆也謂自匿成陽屬汝南）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騶廄御也）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為晩也亡羊而補牢（牢閑養之圈）未為遲也臣聞昔

臣乾學曰自謂無患之念一萌雖秦隋不能善其後況楚襄乎有幽風無逕之意而出之婉遜納牖之至善者

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飴米蘗所煎調以餌之又施膠于絲以繫之）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噣啄也）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

臣英曰酷寫幸臣蠱惑之禍比物連類亦似莊生之感異鵲也

臣叔元曰長引曲喻後世七發諸篇皆祖此而指斥佞幸使聞

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以為餼也）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蔆衡（蔆同菱芰屬衡即荇接余也）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颻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碆可為鏃盧黑弓也）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剅磻（剅利也磻義同碆）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抎音義同隕）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靈侯名般）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

者色變體慄則誡古今之善規也

東萊呂祖謙曰頃襄既失郢都復召莊辛聞其言至於色變體

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高蔡即上蔡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子發楚大夫靈王名虔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春秋昭公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于申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貢也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於秦王秦昭王填黽塞之內填兵滿也黽鄳同汝寧府羅山縣清平關古鄳縣之阨塞而投

慄此其所以能稍復故地也

文勢忽斷忽連若長江萬里波瀾無盡若移此神志明内聖外王之道仁義禮智之功當時所就又復何如哉

臣照曰六國形勢不同强弱各

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顔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蘇秦以合從說趙 趙策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成侯子肅侯也）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奉陽君肅侯之弟趙成）大王不得任事是以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

異合之易解之亦易然指陳一時利害亦自娓娓抵掌而談才情俊邁

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趙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苦猶苦心之苦）願大王慎無出于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從衡也）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

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實如璮裘之類）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此非所以言湯武蓋游士之詞）令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河外同華等地即西河之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上郡在同州西北）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則南陽動（此南陽在修武）

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在常山○番音盤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彊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屬鄴郡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于天下獨畏趙害已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

臣廷敬曰蘇秦所深慮者在韓魏范雎所欲先取者亦在韓魏蓋當時之利害形勢實不出乎此使諸侯終守其約秦安能出關而窺山東乎

升庵楊慎曰秦胸中計畫天下如博塞布子置路歷歷在前亦

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傳附同薄薄也言兵薄于韓魏之國都而後止也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言堯未為唐侯時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

奇矣

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臺有木曰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

臣乾學曰當時諸侯能守從約不變終當與秦角立不相下蘇秦此文一時絕大關鍵也洹水一議筴諸侯相援用虛用實皆鑿鑿可行不可以辯士游談目之

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儐擯同）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今大名魏縣）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常山今真定府）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

中今大同府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皐故虎牢亦名制魏塞午道秦南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儐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

從容委曲而取成功可謂善於進言者

臣德宜曰蘇明允論諫有理諭隱諷之法左師之說趙后妙在

封蘇秦為武安君飭車百乘黄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觸讋說趙大后

趙大后新用事大后惠文王威后秦急攻之事在孝成王元年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君孝成王母弟兵乃出大后不肯大臣彊諫大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大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

徐徐引入若與本事絕不相關而不覺已為感動唐之狀仁傑蓋深得此法者

矣竊自恕久不見宜得罪令自寛而求見恐大后玉體之有所郄也郄却同不前也故願望見大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大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子也舒祺其名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黑衣戎服以衛王宮没死以聞大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大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

臣奕曰觸讋之言可為人臣進諫之法巽之妙也子義之言可為人臣宣勞之勸蹇之義也

升庵楊慎曰人常以所愛奪於所尤愛長安君太后之所愛也使長安君世世稱寡后之所尤愛也況以存亡之故惕之乎是

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媼女老稱燕后大后女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于燕乃反爾豈非計長久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

太后之從左師觸讋言者得其機故也不則初之愛者何心而後乃恣君之所使之哉

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大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子義趙之賢士）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

不帝秦大義也辭封爵高節也責辛垣衍處風音奕奕

乎

魯仲連義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事在孝成王九年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魏安釐王昭王子畏秦止於蕩陰屬河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是他國而仕魏者間入邯鄲間謂微行因平原君趙惠文王弟勝封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彊為帝閔王宣王子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田齊不稱帝故秦亦去帝號今齊閔王益弱謂令之齊視閔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

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稱謚追書之詞）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内圍邯鄲而不去（邯鄲趙都）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

請為名而見之於先生紹介也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詞命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言已白之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

臣杜訥曰卓論足以警愚高風足以起懦千載而下想見其人

西山真德秀曰魯仲連反覆言

死者皆非也鮑焦周時隱者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寛容而取死此言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衆人不識焦之意焦恥居濁世而避之非為一身而憂死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計功受爵時所尊上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不幸也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

帝秦之害有功於當時而雄俊明偉足為論事之法

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赴告也天崩地拆天子下席下席言其寢苫居廬謂烈王大子安王驕也東藩之臣田嬰齊嬰齊威王名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咨也而母婢也謂烈王后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

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侯鄂屬江夏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東發黃震曰魯連鬨新垣衍帝秦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閔王之事為証可謂深切著明矣

於牖里之庫百日（牖里即羑里在蕩陰）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夷維子齊臣夷維東萊之邑策馬箠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大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筦鑰也鍵其牡避且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几所據之案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籥同闗下牡也投者下其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

臣岳頌曰秦雄視天下已無一人不臣妾之連獨倡大義使梁魏不復帝秦鉶强扶弱至今凜凜有生氣文之激昂慷慨絶似連之為人

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倍背同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于阼階上南面弔之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已止也言必欲為之而不止

臣鴻緒曰戰國縱横家多以利動人主仲連獨以義郤秦自是當時第一流人物

臣叔元曰不帝秦大義也却千

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魏安釐王弟封信陵君奪晉鄙軍以救趙晉鄙畏秦不進公子竊魏王兵符奪其軍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

金高節也戰國策士未有能及之者仲連故有儒者氣象

戰國之君皆講富强魯君獨舉四事警切動人尚有周公之遺舉也

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魯君酒色味論 魏策

梁王魏嬰（武侯子 惠王）觴諸侯於范臺（事在十五年魯恭公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擇善而言）昔者帝女（蓋堯舜女然無可考）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

震川歸有光曰凡文章前立數柱議論後宜鋪應或意思未盡雖再言亦可只要轉換得好如此非惟見文有情而章法亦覺

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易牙古之知味者肉熟之曰燔近火曰炙）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言飽而寢安○覺音教）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臺而望崩山（楚王莊王也强臺一作荆臺即章華也崩山一作崇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

楚齊魯共公此論可以為式

四公子中信陵最賢即此一書審度事理勝如指掌雖善謀國者何以加之

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屬續也言稱之不絕

信陵君諫魏王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安釐王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

東萊呂祖謙曰信陵君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

厚積德也故大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秦昭王四十二年宣大后薨穰侯出之陶）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為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讐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也）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魏嘗喪地于韓今欲取之）而今

國不至為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嬌殺晉鄙流落於外六國垂亡魏始再用猶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量也

負彊秦之禍也（負任在背）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一作更）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彊趙（韓上黨從大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則是復閼與之事也（閼與趙地趙惠文王二十九年秦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鄴令彰德府）絕漳滏之水（漳滏二水名）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危隘即黽阨塞令信陽州東南）所行者甚遠

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衛齊皆在趙韓魏之東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丘安城垝津皆地名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皆衛輝縣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垣雍故城在原武縣西北決滎澤令開封縣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言韓亡後秦有鄭地得垣雍城從滎澤決溝歷雍灌大梁也後始皇滅魏果用此策○雍於用反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

安陵氏於秦安陵魏之不欲攻韓者與羣臣異故惡之秦之欲許之久矣許聽也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高陵與上文地不相近史記無高陵字策或誤也葉陽令南陽葉縣昆陽故城在葉縣南舞陽故城在唐縣東北時葉昆陽屬秦舞陽屬魏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許州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安陵在鄢陵縣西北去許汝不遠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秦得南國則諸侯之勢危矣魏不可以為非已地而不恤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

荆川唐順之曰論至此非深識

有餘言都絳安邑縣有河山以闌之門遮為闌言以河山為阻蔽也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林鄉地名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文臺臺名垂地名有廟曰都並魏臺邑名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赧王四十年穰侯圍大梁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衛在河淇之間與陶接北至乎闞地名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山華山也華山之北同華銀綏皆魏地也河外謂華州以東至陝虢河內謂蒲州以東至懷衛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

范雎情狀者不能詳悉若是其校量六國危亡先後形勢不爽毫釐信人傑也

臣士奇曰信陵君之意蓋亦主於合縱非直危言竦聽要亦事理灼然

臣英曰六國之失莫大於與秦

閼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以求地撓擾之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質約也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鴈行言以次進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

而自相攻擊信陵君欲魏存韓以共拒秦謀畫至審使當時能守其說强秦兼并之勢亦少紓矣

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彊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甯（共令輝縣甯令修武縣是時秦初取韓上黨蠶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絶故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專為韓而已哉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賦征取也）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質猶贄也韓以上黨為質也）共有其賦（韓魏共之）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衛時已附梁）令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易改易也）楚趙

昭王用郭隗之言卑躬致士卒復齊讐可謂賢矣

大破魏齊甚畏皆為秦所勝制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

郭隗說燕昭王燕策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燕王噲立七年齊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仇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

臣照曰自薦奇甚隗能為此語

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詘指猶言折節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而趨後彼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人趨使事之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睢仰目恣睢暴戾也跔籍叱咄跔籍跳躍也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服猶事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言事有道之人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

亦奇士也文特峭拔 東里楊士奇曰士可求也不可致也從隗始以致士故趙燕者皆可致之士如樂毅等輩也至於當時命世亞聖之才如軻者亦士也能致之趨燕否耶為隗者勸君求得斯人而委用之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矣又奚下

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涓人謁者也漢有中涓官言居中而涓潔主出入命者也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能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魏將樂羊之後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

齊七十餘城如毅之足云

形容秦處盡得其情狀文筆亦有循環刺蜚之致

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惟獨莒即墨

蘇代約燕王

秦名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約猶止）楚得枳而國亡（枳屬巴郡國亡謂失地也楚懷王二十六年秦與楚上庸二十八年殺楚將唐眛二十九年大破楚軍三十年取楚八城誘懷王入秦襄王元年取析十五城）齊得宋而國亡（齊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取

定宇鄧以讚曰通篇只是明秦之不可親文特瑰瑋奇肆

臣鴻緒曰摹寫秦之行暴逐段結案又一并收束篇法最奇最整

之四十年燕師入齊臨淄下七十城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燕之克齊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乘夏水下江夏水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五渚漢水下流寡人積甲宛令南陽縣東下隨令德安府隨州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祝鳩令之鶻也射隼喻易也王乃待天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

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在今懷慶孟縣西北一日而斷太行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通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平陽韓墳墓所在二日而莫不盡繇繇同搖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今平陽府縣塞女戟韓氏大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滎澤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河水舊在白馬縣南決通濟陽白馬本衛之曹邑今滑州縣宿胥虛頓丘並魏地頓丘在今大

名清豐縣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
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
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
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于天下曰
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
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
少曲致藺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

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蓋均陵也）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故齊國即墨也）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魏公子）因犀首（即公孫衍）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並趙地名）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嬴謂勝舅謂穰侯）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讁同即上所謂因以為罪者）適趙

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也用兵如刺蜚蟲名喻易也母不能知知一作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封陵之戰岸門封陵皆亭名魏襄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岸門之戰在韓宣惠王十九年高商之戰史不書趙莊之戰趙肅侯十三年趙莊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死於秦者之孤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西河上雒魏地三川韓地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

毅報惠王書雖急於自明其情志悱惻文辭深婉固書牘之祖也

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代厲秦之弟名顯諸侯

樂毅去燕適趙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合趙楚韓魏燕之兵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莒即墨按毅傳惟莒即墨未下令兼聊者誤也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

升庵楊慎曰樂毅報燕王書善矣惠王亦自委曲懇至足以飾前非而動衆志

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封毅以觀津號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名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

東廓鄒守益曰毅此一書自陳其功罪意思委曲而詞氣謙遜實得奏書之體學者熟讀而行文自無躁率簡略之患矣

臣正治曰樂毅報燕書婉曲沉痛蒯生所以讀之而流涕也乎

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殺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言苟罪在身）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親愛之）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

臣奭曰毅之去燕非臣子之正詭戰國遊士之習則然特其文可為千載之勞臣訟冤故用賢不可有或間之者也樂毅間而燕弱李牧間而趙亡

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假節假魏之符節使燕按毅為魏昭王使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為臣）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

定字鄧以讃曰悲切之中卻作

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故鼎反

麗語點綴此戰國西京所以奇偉若後人為之不直迫則泛弱其情亦遂斬然無餘矣

乎磨室（故鼎齊所得燕鼎磨當作歷周禮遂師抱磨音歷同凡鼎以占休咎故歸之律歷之室）齊器設於寧臺（燕臺）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薊燕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命（頓墜也）故裂地而封之（謂封昌國君也）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蚤知先見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夷平也）收八百歲之蓄

臣杜訥曰歷敘衷曲備極紆衍縈迴惟於大義未安遂不禁覼縷其詞耳

積齊自太公開國以來通八百歲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詒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預順之施及萌隸萌氓同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鴟夷榼名馬革為其形以斂骸骨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言子胥投江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全功以明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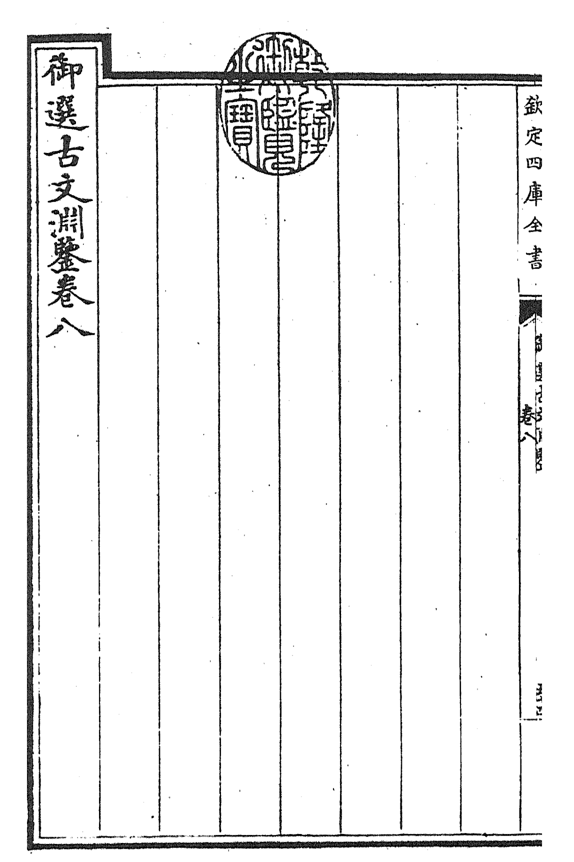
遵岩王慎中曰悽惋感慨所謂長歌之悲勝於痛哭

臣叔元曰毅之去燕智也不爲趙畫策仁也一試於燕終身退藏其神龍之見首不見尾乎隆中之士用以自比宜哉

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離麗也猶遭也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即所謂乘燕之敝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不說己長而說彼短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不毀其君而自潔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按史記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于趙

○按劉氏之序國策也推本其弊謂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然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而縱橫短長之說用矣南豐曾氏謂其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

之善而蔽其患卒至蘇秦商鞅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六國與秦用之亦滅其國則夫邪說之害正如此宜放而絕之明矣然觀其所載如樂毅之答燕惠王忠義怫鬱信陵之諫安釐謀慮深遠魯仲連之不帝秦辭趙賞辭旨慷慨及其他名言格論亦間見於書其有益于治國理人者固不得泯也故裒而錄之共如干篇



御選古文淵鑒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浩